城北夏日

□南京 易荷生

地铁5号线开通了,穿过城北的福建路。福建路连着钟阜路、新门口、娄子巷。那一带,曾经水塘星罗棋布,金川河穿流而过,水塘周边,夹杂着一畦畦菜地,天气晴朗,彩蝶纷飞,鸟儿歌唱,蛙鼓阵阵。

记得小时候,遇到黄梅天,下暴雨。家门口的小把戏,个个兴得一头核(hu)子,冲到雨地里打水仗,那个年代,家家养的娃儿成群,多则兄弟姐妹七八个,少则也有三五个,娘老子忙着上班养家,无暇顾及“厌蛋头”了。

大人常常告诉我们,看见成群的黄蜻蜓在头顶飞来飞去,那就是天气闷热,快要起暴雨了,不要贪玩,赶快回家收衣服。衣服遭遇暴雨,洗澡就没得换了。

可是,我们只知道脱下小褂子捂蜻蜓,一门心思只顾逮到蜻蜓,放到蚊帐里,让它们吃蚊子。早把娘老子的嘱咐,抛到八姨妈家了。晾在户外的衣服没有及时收回。娘老子来家,少不了一顿训斥,那是小儿科。

大都“毛栗子烧肉”,皮肉要吃点苦头。

新门口12号是某单位驻地,鱼塘与马路,只隔着一片稀稀拉拉的竹篱笆,养的鱼又肥又大。遇上大暴雨天气,雨水来不及排进下水道,马路上积满了雨水,与单位鱼塘连成一片,鱼塘积水漫溢,鱼儿顺着水流,纷纷从鱼塘里“胜利大逃亡”,成群结队地游到马路上,被我们发现了,呼喊着,跳跃着,赶忙回家拿来网兜、鱼叉,在马路上玩起了捉鱼比赛。

邻居二毛,眼明手快,捉到一条三斤重的胖头鲢子,那鱼在水中劲很大,拼命挣扎,溅起巨大的水花,一出水就萎掉了,我们前呼后拥地陪着二毛,把鱼送回家,二毛妈双手接过胖头鲢,欢喜得合不拢嘴。

父亲在国企工作,住房紧缺,租住在水塘边的高脚楼上。打开后门,一片水塘尽收眼底。水鸟贴着水面飞过,小鱼小虾时不时跳出水面。有一回,我追逐一只虎头蜻蜓,脚下一滑,掉进了水塘。好不容易爬上岸,浑身沾满了浮萍,宛如一只淘气的小鸭。

父亲会一种捉鱼的本领,把细竹签的两头,穿在同一粒泡软的麦粒上。再用尼龙丝线将它们串在一起,夜晚放置在水塘里,清晨收线,总有鱼儿被竹签卡住,成了盘中佳肴。

每到周末,我背着鱼篓,跟在父亲的屁股后面,到金川河边上抓黄鳝。父亲用一根铅条,一端穿一条蚯蚓,另一端捏在手上。发现了黄鳝洞穴,他会一边小心翼翼地在靠近洞穴的水面上,轻轻地弹出水声;一边将铅条探入洞穴中。黄鳝发现蚯蚓一口咬住不放。父亲快速地将黄鳝拖出洞穴。又立即将黄鳝放入鱼篓。黄鳝在鱼篓中挣扎,已无济于事。

夜晚,父亲捉黄鳝的工具也十分简单,用一只手电筒,一柄鱼叉。黄鳝被手电筒射出的光柱照着,躺在水草上,昂着脑袋,动也不动。用鱼叉即刻将它刺中。星期天,父亲亲自下厨,烧一碗鳝鱼,改善伙食。

岁月匆匆,年历一页页翻过。东边日出西边雨,乘地铁来到福建路,马路两边高楼林立、车水马龙,再见不到一处水塘。

巧借猫威

□南京 赵培龙

入夏,一场透雨过后,菜地里的韭菜叶子宽厚翠绿,疯长如蒲草;地瓜藤四处蔓延,绿得近乎发黑。我去地里锄草,发现韭菜畦里一片狼藉,像被什么动物踏过。一日正午,我终于撞见“肇事者”,一窝拖家带口的猫咪。老花猫带着几只幼崽,先是沿着田埂,然后抄近道越过韭菜畦,转移到附近的住人集装箱下面纳凉。那个箱底刚好有个大洞可供出入,旁边还有个小洞通风。猫咪们进出自如,倒也逍遥自在。

为了护韭菜,我决定将这家老小“请”走。我找来砖块和废瓷砖,先把大洞严严实实堵上,又用一块塑料泡沫板轻轻掩住小洞,想的是让钻进去的猫咪有个逃生之路。第二天去看,泡沫板已被顶到一边,如我所愿,猫们已安全转移。再过两日到田里观察,韭菜畦里再无猫的踪迹。我暗自得意,驱猫成功了。

一周过后,我去地里摘黄瓜,忽然发现地瓜岭上的婆娑绿叶下,竟然被什么东西挖出一个洞来,而且是顺着瓜藤往下掏的。起初没在意,等瞧见路边被咬过的指头粗的小地瓜,才觉得不太对劲。于是检查整块地瓜地。不查不知道,一查吓一跳:三条不到四米长的岭子上,竟被打了二十几个洞,每个洞旁都有被啃了几口的拇指粗的小地瓜。第一反应告诉我,有田鼠之类的小动物“安营扎寨”了。无奈,只好逐一填土补洞。邻居菜友也说遭了殃,地瓜岭子被掏了不少洞,甚至有的南瓜根部的土都被掏空了。

头疼之余,我真后悔当初赶走那窝猫咪。

儿子养了一只猫,我特地讨了些猫粮,想引那窝猫回来。可猫咪们的精明程度远比我想象的厉害,估计它们怕中圈套,再也没有光顾这块“险地”。

地瓜岭子还在被不断开挖,看来只能下狠手了。饭桌上,我正为这事犯愁,儿子听后轻描淡写地说:“何不用猫砂试试?”他的意思是让我把家里猫砂盘里的猫尿球和猫屎放到田里,田鼠一旦闻到气味,准以为那窝猫回来了,自然会夹着尾巴逃命。

这主意倒有几分道理。于是,我怀着忐忑的心理,自告奋勇当起“铲屎官”,天黑前把猫尿球和猫屎撒到地瓜地里,又将所有盗洞一一填平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我迫不及待地跑到地里去看,奇迹还真发生了:地瓜岭里一个盗洞都没找到。之后的日子,我不断撒猫尿球和猫屎,地瓜地终于平安无事。

借猫气,驱鼠患,顺应天敌之道,既安全又科学,直乃四两拨千斤。

南池荇菜

□山东济宁 张凯旋

南池总能在不经意的瞬间带给我惊喜。

周末清晨,夏风轻拂。顺着湖面南望,湖边浅水处竟有一片灿灿的黄花静立着。

我的眼睛为之一亮。这是一片怎样的灿黄?我顺着湖边新铺就的青石甬道靠近它,打开豆包对话,清脆的声音提醒我,这是“荇菜”。听到“荇菜”二字,我更为惊讶起来,这就是我背过、教过十数次的“参差荇菜”。我端详起来,挺出水面的花朵铺散开来,宛若颗颗星辰掉落;每一朵荇花都蓬勃着,十字形花瓣向外微微翻卷,花瓣边缘缀着细碎的流苏,静静地悬立于碧叶之上。

哦,荇菜!今天,我们真正相识于此,“参差荇菜”不再只是文字里的冰冷符号,而成为了具象的美的化身。面对这从《诗经》而来的荇菜,我溯流而上,与“左右流之”的女子对话。原来,窈窕淑女临水采荇,恰遇知己,却羞赧难言。这种含蓄而纯粹的爱恋,就藏在荇菜这一丛水草间,藏在这一湖碧波里。

之后,荇菜就成了文人骚客笔下的钟情之物。“水荇牵风翠带长”是诗圣杜甫的佳句,荇菜柔婉绵长的姿态宛在眼前。我不大清楚,徐志摩的诗句“软泥上的青荇,油油地在水底招摇”是否受到了子美的启发?“漾漾泛菱荇,澄澄映蒹葭”是“诗佛”王维的妙句,菱角、荇菜、蒹葭,齐聚于漾漾亦澄澄的水中,难怪苏轼叹曰“味摩诘之诗,诗中有画!”

如今,我迷恋在古人的诗句里,沉醉在眼前的灿黄里,久久伫立,思绪良久,为今天的发现而欣慰。我心怀喜悦,沿着湖边的步道,经李杜塑像,朝前方的爱情广场走去。广场上卿卿我我的情侣,如能背出“参差荇菜,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,寤寐求之”的诗句,这浪漫岂不叠加十分?

哦,这荇菜,让我对南池又有了新的挂念。

青石街 1661号

NEW SUPPLEMENT
新大众文艺共创平台

欢迎新老街坊来做客。
烟火人间,百姓情长,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暧昧的充电宝

□南京 浮生

老万单身有年头了,反正打10年前我俩认识,他就一直单着。

前些天聚餐,老万少有地捧起手机,躲在屏幕后一阵按键,一个劲痴笑。老万“恋爱”了。

从“你好”到分享生活,他俩只用了七天。老万说她在外地旅游,过几天回南京就见面。没多久他手机再次振动。她的消息:“宝,手机没电了,帮我扫个充电宝,补点电就还。”老万低头就扫,截图发过去。我随口问了句:“有电发信息求救,没电扫码租充电宝?这人不对头哎!”

老万摆摆手:“你现在怎么看谁都是坏人。租个充电宝哎,多大事啊!”我不再多嘴。人在兴头上,话听不进去,这点我懂。

一天后,老万电话来了。声音沉闷,“扣款通知到了,99块钱,充电宝没还。”

他打客服电话,客服说订单超时,99块钱是押金被自动买断,抵扣掉了。老万问:“充电宝在哪租的?”客服报了地址。本市某创业园。她在外地旅游,却扫码本市的充电宝。真相一目了然。

挂了电话,老万把聊天记录从头翻了一遍——早安、多备件外套……字是那些字,但那打心眼里的暖意,开始发虚。

正翻着,她消息又来了:“宝,我在机场马上回南京,手机又没电了,再帮我扫个充电宝,补个电就还。”老万打下一行字:上次那个还没还呢。发出去,显示:对方正在输入……

没等回复,他紧跟又发送:客服讲,充电宝定位就在南京。再发就变成红色感叹号,拉黑了。

我劝老万去报警,他说99块钱,算了,不值当。我说你不是为这一个99,而是为后面可能还有的一百个、一千个99。他沉默了许久,还是去了。从派出所出来,声音明显回过神来,“你嘴真毒,果然不止我一个。”

这案子里有扫充电宝的,有帮“她”订车票的,有人转了几百块看病的。金额都不大,刚好卡在“算了,不值当”的坎儿上。民警把单子一张张摊开,说正在并案,准备立案。

那一刻老万说他才明白,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暧昧,而是一条精准诈骗的流水线。

一张月球“船票”

□江西九江 瞿杨生

周末,我带儿子去了趟省科技馆。“现代探月征程”展区刚更新了一批互动设备,我想着趁假期带他去看看。出发时他还抱着平板不撒手,一副不太情愿的样子。谁知一进科技馆大门,他整个人就变了。

十岁的儿子站在大厅中央仰着头,穹顶上的行星投影在他脸上流转。他没有像小时候那样等我蹲下来指给他看,而是自己走向了“现代探月征程”的入口,步子不大,但没有犹豫。

我跟在后面,保持着两步距离,心头浮起陌生感。明明是我带他来的,可他从跨进大门那一刻起,就不再需要向导了。

在“绕、落、回”的展墙前,他停下来读了很久。我以为他会招手求助,但他只是把脸凑近那行小字,嘴唇无声地动着。

过了会儿他转头说:“爸爸,嫦娥四号是在月背着陆的,鹊桥中继星在地月L2点。”他说得自然流畅,像在复述一件早已熟知的事情。我这才意识到,学校的科学课替他铺好了登月的第一段轨道。

最热闹的是月球车模拟驾驶区。儿子排在队伍里,身体微微前倾,盯着前面人的后脑勺。轮到他时,他坐上座椅握住摇杆,屏幕里的月面坑洼不平,他左闪右避,好几次差点翻进陨石坑。

我在旁边站着,递水的手伸出去又缩回来。他正蹙着眉重新校准方向,嘴里嘟囔着“右前轮卡住了”,全然忘了我的存在。那一刻我觉得,他钻进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。科技馆里的嘈杂声都远了,只剩下屏幕里那片灰白色的荒原。

走到一面关于嫦娥四号的展墙前,他终于主动拉了拉我的袖子。

“它现在还在工作吗?”他问。

我说,在的,还在月背发回数据。

他绕着展墙走了一圈,目光落在那幅巨大的着陆器照片上,久久没有移开。

“那它没有人管,自己待了那么久,不孤单吗?”

这个问题我没有接住。他也没有等我回答,自顾自地又去看下一块展板了。我站在原地,忽然明白有些答案不必急着给。

离馆时天色暗了下来,回家的路上他翻着导览手册,指着封底照片扭头对我说:“下次我想看月背的样子,导览册上没有。”我没说“好”也没说“下次带你去”,伸手轻轻按了按他的肩。

他在后座安静下去,窗外的月亮跟着车跑,明晃晃地贴在天边,和展区里那个灰白色的球体全然不同。可他看它的眼神,已经和今天早上出门时完全不同了。

那张月球“船票”究竟是什么?不是什么凭证,也不是什么约定,不过是那个下午我决定带他来的念头罢了。

十岁的孩子不需要我手把手讲解月球了,他要的是被放进那个充满展品和屏幕的厅堂里,自己掌舵、自己迷路、自己找到答案。而我要做的,只是站在他身后。

青石街投稿方式

1. 发送至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2. 下载现代+APP,进入文化+频道
青石街专区,或扫描下方二维码